

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第十九期

目 錄

中國的封禪與兩河流域的昆侖文化	凌 純 聲
關於“商王廟號新考”一文的補充意見	張 光 直
論殷王妣諡法	丁 驥
關於“商王廟號新考”一文的幾點意見	許 倬 雲
殷商王室十分組制試論	劉 斌 雄
評張光直“商王廟號新考”中的論證法	林 衡 立
對張光直先生的“商王廟號新考”的幾點意見	許 進 雄
簋之研究	莊 本 立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春季

臺 灣 • 南 港

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第十九期

目 錄

中國的封禪與兩河流域的昆侖文化	凌 純 聲	1
關於“商王廟號新考”一文的補充意見	張 光 直	53
論殷王妣諡法	丁 驪	71
關於“商王廟號新考”一文的幾點意見	許 倬 雲	81
殷商王室十分組制試論	劉 斌 雄	89
評張光直“商王廟號新考”中的論證法	林 衡 立	115
對張光直先生的“商王廟號新考”的幾點意見	許 進 雄	121
簋之研究	莊 本 立	139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春季

臺 灣 · 南 港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第 十 九 期

本刊年出兩期，全年國內新臺幣八十元，國外美金四元。零售每本新臺幣四十元。

Published semi-annually. Foreign subscription: US\$ 4.00 a year.

出 版 者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編 輯 者 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編輯委員會

發 行 者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印 刷 者 精 華 印 書 館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北市長沙街二段七十一號

代 售 處 大 陸 雜 誌 社
AGENTS 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五號之二、三樓

集 成 圖 書 公 司
香 港 九 龍 彌 敦 道 五 八 〇 E
(Chi Cheng Book Co. 580E, Natha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INTERART BOOKS CLAUS RENNER

8 Muenchen, Tangastr, 22, West
Germany (exclusive agent for
all European Countries)

中 華 民 國 五 十 四 年 春 季

中國的封禪與兩河流域的昆侖文化

凌 純 聲

- 一、前 言
- 二、中國古代的臺觀
- 三、兩河流域的 Ziggurat
- 四、兩河壇廟與中國封禪的比較
- 五、文獻所載兩河昆侖文化的傳入中國
- 六、後 語

一、前 言

本刊前期著者發表秦漢時代之時一文，在該文中曾論及秦時與燕祖及齊社都是封禪文化，不過因地域不同，而名稱稍殊而已。又甘泉宮的通天臺和山海經中禱百神或觴百神的帝臺之臺亦是同一文化。且祖（古音讀姐），社，時，臺（古音讀持）四者，作者懷疑都是兩河流域的 ziggurat 一字第一音節的縮譯。英文 ziggurat 法文爲 sigurat，據 Dhorme 氏說 sigurat 爲名詞，動詞則爲 saqāru 或 saqāru，其義爲崇高⁽¹⁾。可能中國古代的社，壇（與壇通用）由於 sa 和 za，祖（姐），時，臺（持）爲 si 和 zi 的音譯。又中國昆侖丘或墟的昆侖或爲 sigurat 和 saqāru 二字中的 gurat 和 qāru 的第二三音節的譯音。所以中國的封禪亦可稱爲昆侖文化。此一文化之輸入中國有早晚兩期：早期的壇壇較爲低小，晚期的臺觀則甚高大。作者對於中國封禪或昆侖文化在本刊已發表北平的封禪文化，中國古代社之源流，秦漢時代之時三篇論文，本文爲前三文之續，現在我們先研究中國古代的臺觀，再介紹兩河 ziggurat 的型式，並將中國封禪和兩河的昆侖 (ziggurat) 作一比較研究，最後以文獻所載傳說的和歷史的材料，證明兩河的昆侖文化在紀元前可分三或四個時期傳入中國。

(1) Dhorme, 1949, pp. 178-179.

二、中國古代的臺觀

在前文秦漢時代之時第四節甘泉宮與通天臺中，我們詳細敘述甘泉宮的宮殿臺觀，並發現甘泉宮中這許多臺觀，可說多數是祭祀神鬼的。至於臺觀之意義，陳夢家以為臺觀係一物，他在所著：高禘郊社祖廟通考附錄二高唐釋名有云：

至所謂臺，乃人工封土爲之；[高唐]賦云：雲夢之臺，巫山之臺，皆高唐也。賦云：高唐之觀，朝雲之館，館爲觀之假字，觀者說文曰：‘臺，觀四方而高者’，是觀即臺也。臺觀皆人工封土以爲之，亦猶古以名山爲社，其後封土爲壇以象之。說文曰：高，象臺觀之形，是高丘高唐之高亦四方而高之意。⁽¹⁾

陳氏之說未盡正確，古義臺與觀大同而小異，此外尚有樹與闕，亦都爲中國古代與宗教有關的高臺建築，現在一併簡釋之。段注說文云：

臺，觀四方而高者也。釋名曰：觀，觀也，於上觀望也。觀不必四方，其四方獨出而高者則謂之臺。大雅：經始靈臺。釋宮毛傳曰：四方而高曰臺，傳意高而不四方者則謂之觀，謂之闕也。釋名：臺，持也；築土堅高能自勝持也；古臺讀同持。……按臺不必有屋。李巡注爾雅曰臺上有屋謂之樹，然則無屋者謂之臺，築高而已。

依段氏之說，四方獨出而高者謂之臺，高而不四方者則謂之觀，謂之闕，臺上有屋謂之樹。但觀，闕二者關係有時不甚清楚。朱駿聲通訓定聲云。

爾雅釋宮，觀謂之闕，孫注：宮門雙闕，舊章懸焉，使民觀之，因謂之觀。公羊昭廿五傳：設兩觀，注：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

所以闕有時爲兩觀，或爲一觀。至於樹謂台上有屋者。但此台上之屋，爾雅釋宮曰：有木者謂之樹。無室曰樹，以木架臨時之屋，且是一間木屋，而不分室。臺、觀、闕、樹四者都是高臺建築，其分別高而四方者爲臺，其不四方爲觀或闕，上有木屋者爲樹。迨至後世，臺觀闕有建屋者，如淮南子兵略訓：“章華之臺燒”。韓詩外傳卷十：“藏寶之臺燒”。惠帝本紀四年有：“長樂宮鴻臺災”。這都可證明臺上建屋。到了三國時，曹魏在其國都鄴與洛陽造了許多臺樹，曹操所築的有名的銅雀台，高達十

(1) 陳夢家，1937，p. 464.

丈，有一百二十間房屋。至於觀，在史記中之觀，漢書則作館，後漢之白虎觀爲諸儒講經處，作白虎奏議，即白虎通。又臺上構屋，可以遠觀者，亦稱觀臺，左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至於闕，門觀也。謂爲二臺於門外，作樓觀於上，中央闕而爲道，故謂之闕，亦曰象魏。由上的研究，可見臺、觀、闕、榭四者是一物，都是由臺演化而來的，要研討這一高台文化，應先從‘臺’入手。

臺的原始功用是祭祀神鬼的，如山海經中山經云：

中次七經苦山之首曰休與之山，其上有石焉，名曰帝臺之棋，五色而文其狀如鵝卵，帝臺之石，所以禱百神者也。

東三百里鼓鐘之山，帝臺所以觴百神也。

中次十一經：又東南五十里曰高前之山，其上有水焉，甚寒而清，帝臺之漿也。

休與山劉昭注郡國志宏農桃林引博物志曰：在湖縣休與之山。湖縣秦時胡關，漢置湖縣，故城在今河南閿鄉縣東四十里。鼓鐘山郝注云：吳氏今名鐘山，在河南陸渾縣西南三十里。陸渾縣漢置，故城在今河南嵩縣伏流城北三十餘里。高前之山太平寰宇記云內鄉縣高前山今名天池山禱百神或觴百神之帝臺，山海經中除中山經外，尚有海內北經：

帝堯臺、帝魯臺、帝丹朱臺、帝舜臺各二臺，臺四方在昆侖東北。

海外北經云：

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爲澤谿。禹殺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樹五穀種，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爲衆帝之臺，在昆侖之北，柔利之東。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不敢北射，畏共工之臺，臺在其東，臺四方，隅有一蛇虎色，首衝南方。

大荒北經云：

共工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環，食於九土，其所歛所尼，卽爲源澤，不幸乃苦，百獸莫能處。禹堙洪水殺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穀，其地多水不可居也，乃以爲池。羣帝是因以爲臺，在昆侖之北。

海外西經云：

窮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軒轅之丘，在軒轅國北其丘方（郝注：臺亦丘也），四蛇相繞。

大荒西經云：

西有王母之山……有軒轅之臺射者，不敢西嚮射，畏軒轅之臺。

以上山海經所載帝臺、羣帝臺、衆帝臺都是祀神之臺，至於稱某帝臺，如軒轅臺、帝堯臺等，則專祀一帝，或爲該帝之墳墓所在，亦未可知。

至海內東經的‘琅邪臺在渤海間琅邪之東’，則是觀臺，越絕書云：“句踐徙琅邪，起觀臺，臺周七里，以望東海”。後世臺不專用於祀神，如五經異義公羊說：“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以觀鳥獸魚鼈”。國語楚語：“先王之爲臺榭，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氣祥”。韓詩外傳卷一〇：“晉平公之時，藏寶之臺燒”。漢書五行志：“榭者所以藏樂器”。關中記：“武帝作迎風臺以避暑”。由此可見中國古代高臺的建築，起源用作禱神觴神之臺，或爲帝墓，其後臺上建屋，用途漸廣，有以觀望天文，氣象，鳥獸；有的講軍實，藏寶物，藏樂器，避暑溼等等功用。這中國古代高臺建築的臺榭文化，據日人關野雄的假設，這一文化在六朝末年，因受西域傳入佛教建築的影響而衰落了，佛教的塔婆取代了臺榭。他又說：“臺榭深據於中國之民族性，與其風土具有密切的關聯，所以自然地在中國發生，而獨自發達起來的⁽¹⁾。關野氏之說，尤其後者是有討論餘地的。

段注說文說：“古臺讀同持”。說文：“持，呈怡切音治”；持與時音很相似，說文：“時，支矣切音止，紙韻”。二者不僅音同，而功用亦相同，如上引山海經中之‘臺，帝臺之石所以禱百神者也’；‘帝臺所以觴百神也’。時，說文謂‘天地五帝之祭地也。時，止也；謂神靈所依止也’。且二者的形制又同爲高臺的建築，如甘泉的通天臺高三十丈，延壽觀高三十丈。時，如種菲哇，時中各有二土封（或爲一土封），故亦稱哇時。土封即封土爲臺，亦爲高臺建築。中國古代宗教建築的時臺（讀持），如上述關野雄的假設，這種高臺，‘自然地在中國發生，而獨自發達起來的’。關野氏對於中國高臺文化，未能尋本探源，遽下膚淺的斷語，難使人信服的。作者以爲這種時

(1) 關野雄，1956，pp. 364-365.

臺的高臺文化，起源於西亞兩河流域的昆侖（ziggurat，有譯為廟塔，或可稱方塔）文化。

三、兩河流域的 Ziggurat

上節提出中國古代祀神的高臺源於西亞兩河流域的昆侖（ziggurat 譯作廟塔或方塔，依中國語稱為壇臺最為適合）的假設，前有 Sayce⁽¹⁾ 始創此說，Terrien de Lacouperie 繼之⁽²⁾，但僅一提及，多未做深入的研究。現在我們將近年考古學上在兩河流域發掘所得，作一概括的敘述，以資比較研究的材料。

兩河流域現已發掘出的廟塔遺址已有二十七處，如插圖一所示，茲分區列表如下：

兩河下游南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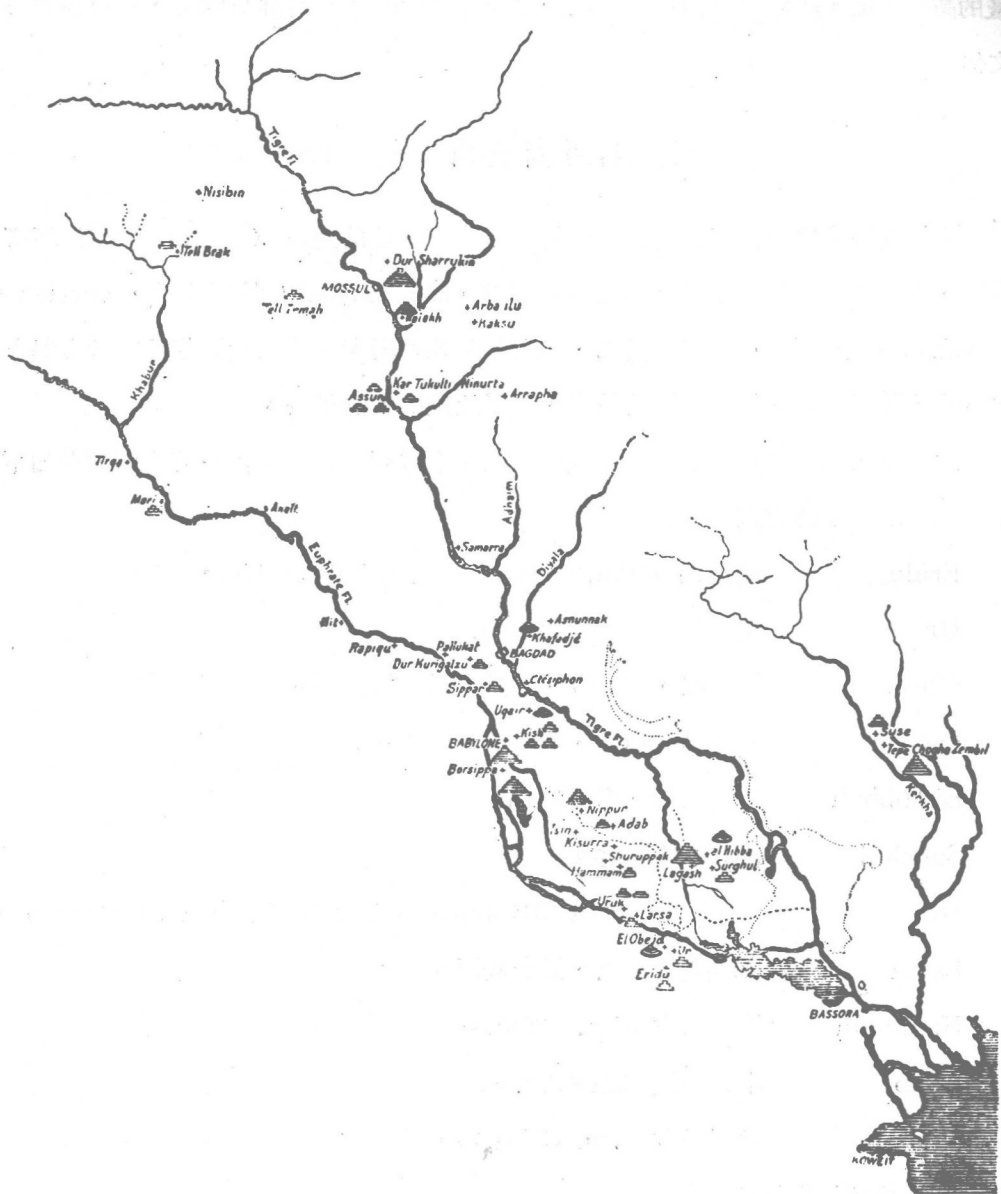
Eridu	壇形四方 50m. × 50m. 在一平臺 180m. × 110m. 之上。
Ur	壇形長方 62m.50 × 43m.。
Obeid	壇一成，形長方，外圍有橢形垣二重。
Lagash	遺跡已找不到，但碑文有記載。
El-Hibbah	壇臺圓形，直徑 125m.。
Surghul	壇形不能確定。
Uruk	Eauna 壇 50m.40 × 45m.50。Anu 壇在平臺上 70m. × 60m.。
Larsa	有壇臺的記載，但未發掘。
Hammam	壇形四方 30m. × 30m.。
Adab	小方形壇 8m. × 8m.。
Nippur	壇形長方 57m. × 38m.40。

兩河中游中區

Babylone	壇形四方 91m. × 92m.。
Borsippa	壇形四方 82m. × 82m.。
Kish	Oheimir 壇 198 × 185 尺 (Pieds)，Ingharra 壇已經發掘。

(1) Sayce, 1888, p. 96.

(2) Lacouperie, 1894, p. 11.



插圖一 西亞兩河流域的 ziggurat 遺址

Fig. 1. The Site of the Ziggurats in Mesopotamia.

- Sippar 已經探掘。
- Dur-kurigalzu 壇形幾成四方 69m.×67m.60。
- Khafadje 壇一成，形長方，外圍橢圓形垣二重。

Uqair 壇垣之形同上。

兩河上游北區

Assur 共有三壇：Assur 壇 $62m.23 \times 61m.50$, Anu-Adad 雙壇 $39m. \times 36m.$ 和 $24m. \times 24m.$ 。

Kar-Tukulti-Ninurta 壇形四方 $30m. \times 30m.$ 。

Kalakh 壇形四方 $51m. \times 51m.$ 。

Dur-Sharrukin (Khorsabad) 壇形四方 $43m.10 \times 43m.10$ 。

Mari 壇形長方 $42m. \times 25m.$ 。

Brak 已經發掘，報告未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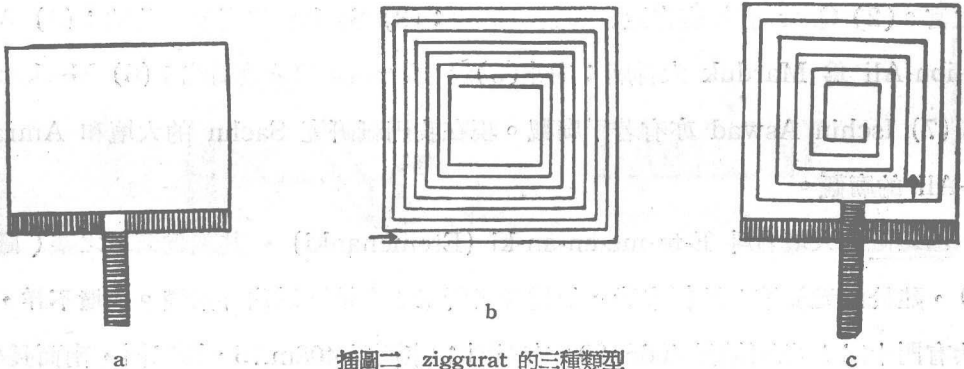
Irmah 伊拉克考古隊，已預告發掘。

兩河支流 Kerkah

Sure 碑文有記載。

Tepe Chogha Zambil 已經發掘，未見報告。

以上兩河流域的壇墼的形制可分兩類：(一)高壇方壇，高壇之高又分三成，五成，有多至七成者，其形制據 Parrot 氏又可分為三種如插圖二所示：



插圖二 ziggurat 的三種類型
Fig. 2. Three Types of the Ziggurats.

(1) 長方形壇 如插圖二 a，升壇由階級，此型多數在兩河之南部，如 Ur, Uruk, Nippur 等地之壇墼。

(2) 四方形壇 插圖二 b，登壇由斜阪 (rampes)，斜阪蓋即漢書郊祀志的“由

複道上”，多數在兩河的北方，在 Assur, Kalakh, Kar-Tukulti-Ninurta, Khorsabad 等地。

(3) 複合形壇 插圖二 c，壇基為北方的四方形，登壇之下層，用蘇末級梯建築，升壇上層則由斜阪。此種壇臺以巴比倫的為典型代表，實為蘇末與亞述二型的總合。

(二)長方形一成壇 其壇有內外兩道，又分為橢圓形和圓形壇兩種：

(1) 橢圓形壇 如插圖四所示，有 Obeid, Khafadje, 和 Uqair 三地。

(2) 圓形之壇 現在已知者僅 El-Hibbah 一地。

現在我們再進一步，根據上述的壇壇的分類，每一類舉一實例作一概括的敘述，以作研究中國封禪文化比較之資，藉明中國與兩河的封禪文化二者相互的關係。

(一)巴比倫壇

巴比倫為巴比倫王國的京城，位於 Euphrates 河左岸，在現代伊拉克首都保達之南五十五英里，Hilla 城之北。蘇末語稱之謂 Ka-Dingir-Ra，閃族語稱 Bubili 或 Bab-ilani，希伯來語成為 Babel，希臘拉丁語為 Babylon，此語之義為神門 (gate of god) 或‘衆神之門’。此古代遺址在 Euphrate 河東岸，今成為若干的殘丘（插圖三），自北至南分為如下幾處遺址：(1) Tell de Babil 為 Nabucho-donosor II 避暑之宮。(2) Qasr 有幾座宮觀和防禦建築物；(3) Sachn 為高壇的基地；(4) Amran-ibn-Ali 為 Marduk 大神廟；向東(5)為 Homera 為希臘劇院；(6) Merkes 未詳；(7) Ischin Aswad 亦有若干廟觀。現在我們祇研究 Sachn 的大壇和 Amran-ibn-Ali 的廟觀。

巴比倫的大壇名叫 E-te-me-en-an-ki (Etemenanki)，其義為天地之基（圖版 I），建於西元前第七世紀末葉。如插圖四所示：大壇圍以內外兩壇。內壇不詳，外壇共有門十二：北面壇長 406m.20，有三門；東面長 408m.75，開二門，南面長 456m.95，四門，西面長 412m.73，三門。東面第五門最為重要，稱為神門，平時不開，每年六月十四至十六日新年節日，始開門以迎送 Marduk 和 Nabu 兩神的進出，過後即行關閉。第五門的建築似為門闕，有南北兩觀 (khans)，兩觀之間，第五門前有一潤六至七尺之前庭。南邊壇開四門，每門之前多有甬道，此四門為大壇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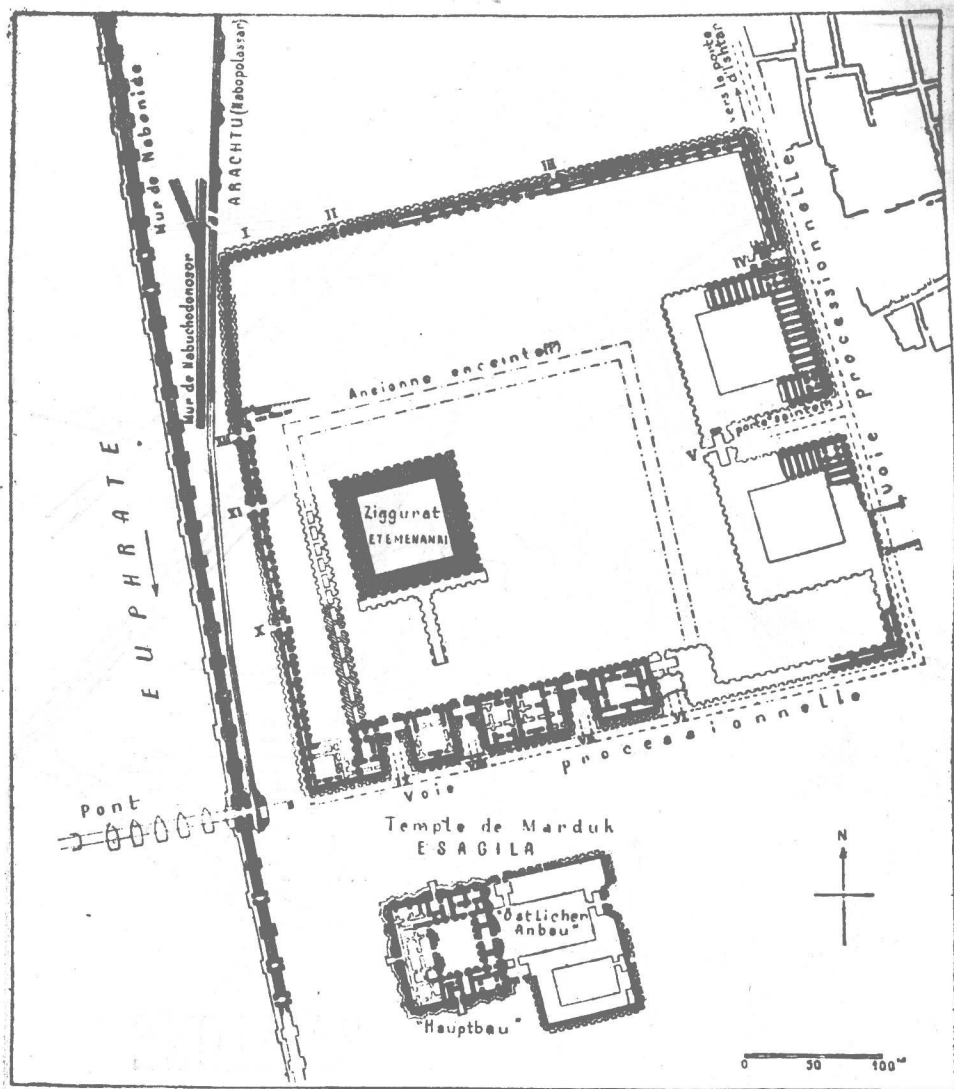


插圖三 巴比倫遺址

Fig. 3. The Site of Babylon.

Marduk 廟的來往要道。

大壇的建築，壇的內部（即壇心）用泥磚砌成四方形，北邊61m.10；東邊61m.15；南邊61m.20；西邊61m.15。外部再砌以燒磚，厚15公尺。每面兩端有一用十四磚砌成的方柱各一。兩柱之間有用十一磚砌成的方柱十根。大壇外部的長濶：北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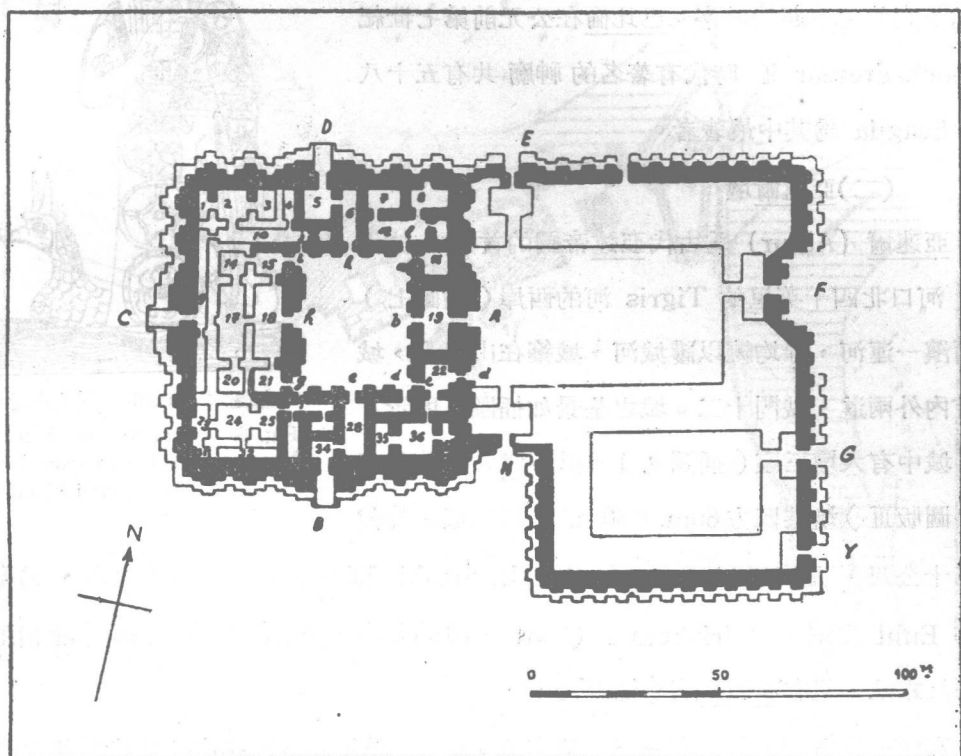
插圖四 巴比倫的壇壝和 ziggurat

Fig. 4. The Sacred Enclosure and Ziggurat of Babylon.

91m.66，東邊91m.52；西邊91m.48。南面因有階，長度雖未測得，然亦可推知。磚為四方形，其尺寸為32cm.×32cm. 或 31cm.5×31cm.5。

登壇第一層由壇之南面，用磚砌成三個階梯：中梯長51m.61，濶9m.35（中間濶7m.30，兩斜邊約各1m.），高約40m.。西南之梯現剩十八級，東梯只有七級，梯濶中間為7m.20至7m.30，梯外斜邊濶一公尺，高約30公尺。自第二層以斜阪上升，

壇體向上縮小，第一層四面外緣6m.10，第二層9m.15，第三、四、五三層均縮小4m.75。有的人說上面還有二層，第七層上建一神殿，叫做 *shahuru*，壇頂神殿磚塗以藍色的釉，其飾各層磚為白色⁽¹⁾。至於大壇之高，與其長濶相同，均為90公尺⁽²⁾。



插圖五 Esagila 的平面圖

Fig. 5. The Plan of Esagila.

大壇之南為 Marduk 廟名為 Esagila 義為崇首之園 (the house that lifts up its head)⁽³⁾，如插圖五所示，廟分東西兩院，其中小殿堂共有五十五室，插圖五：17，為 Marduk (插圖六) 神殿，後牆上有一神龕，為供神之處；圖中21為 Marduk 之妻 Zarpinit 神殿⁽⁴⁾，此外尙供奉 Marduk 之子 Nebo，海洋神 Ea，火神 Nusku，聽祝禱 (Hearing prayer) 之神 Tashmetu 及其他許多男神和女神⁽⁵⁾。所

(1) Parrot, 1949, pp. 68-73.

(2) Dhormé, 1949, p. 180.

(3) 徐高阮之譯名。

(4) Parrot, 1949, p. 75.

(5) Hooke, 1953, p. 49.

以在 681 B.C. Asarhaddon 重建 Esagila，名之曰 *ekal ilani* 義為衆神之宮(le palais des dieux)⁽¹⁾廟中其他堂室用作祭司房、神廚、宰牲所、學校、圖書館及與祭祀有關的神務。巴比倫在公元前第七世紀 Nebuchadrezzar II 時代有著名的神廟共有五十八所，Esagila 為其中最著者。

(二)亞速爾壇

亞速爾 (Assur) 為古代亞述帝國的首都，位于 Zab 河口北四十英里的 Tigris 河的西岸(插圖七)北面濱一運河，餘均繞以護城河，城築在山岩上，城牆有內外兩道，城門十二。城之全景如插圖八所示。

城中有大壇三座(插圖九)，以亞速大壇最為莊嚴(圖版Ⅲ)壇基四方 60m. × 60m. 其高在發掘時尙有二十公尺，全高已不可知。壇名 E-kur-ru-ki-shár-ra，義為宇宙之山，為祀大地神 Enlil 之壇，為 Irishum I^{er}(2039—2019)創建，後屢經改築，在壇東北相距幾百公尺之地，建有亞速爾廟(插圖九)。

廟成一長方形，前圍有一三角形空地。圖左為 Shamashi-Adad 時代所建之廟。圖右為 Sennachérib 時所擴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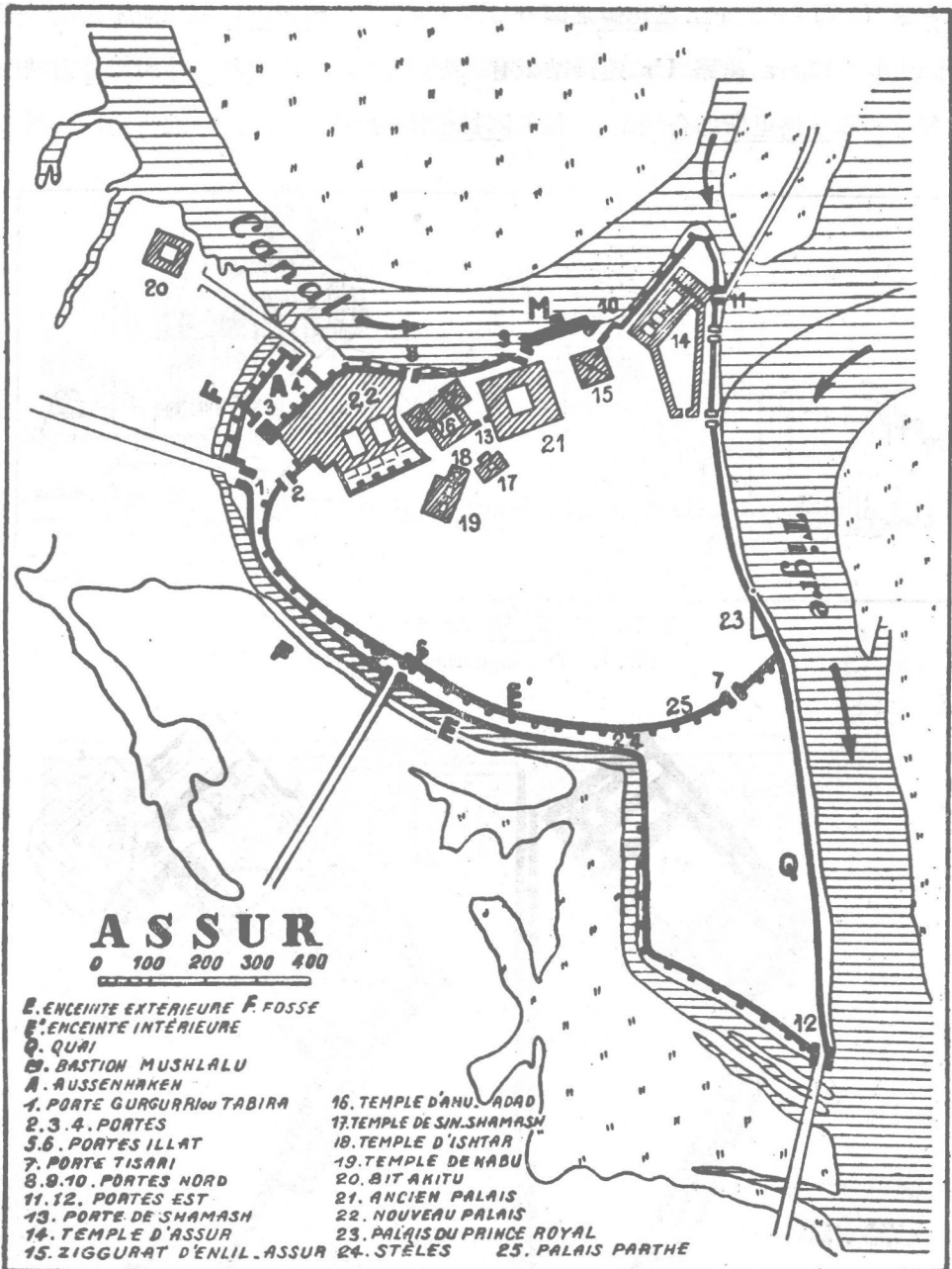
在亞速爾城中大壇之西又有雙壇(插圖十)。此雙壇位在新舊王宮之間，北首的稱 Anu 上帝 (Sumerian high-god) 壇，西首的名 Adad 風雨神 (Storm-god) 壇。在兩壇之間，各附有一神宮，兩神宮以一甬道分開。Tiglatpilese I (1115—1093) 為建築此壇重要者之一，後經 Salmanasar III (858—824) 的改建，規模縮小甚多⁽²⁾。除上述三壇廟外；在亞速爾城中，尙有月日神廟 (Temple of Sin-Shamash), Ishtar 女神廟 (Ishtar 為 Anu 之妻，為最大之女神)，Nabu 文字神又為 Marduk 子之廟 (God of Writing & Son of Marduk) 以上三廟(插圖七中之17,



插圖六 Marduk 神的半面像
Fig. 6. Silhouette of Marduk and his Dragon from a Lapis-lazuli Plaquette.

(1) Parrot, 1949, p. 75.

(2) ibid, p. 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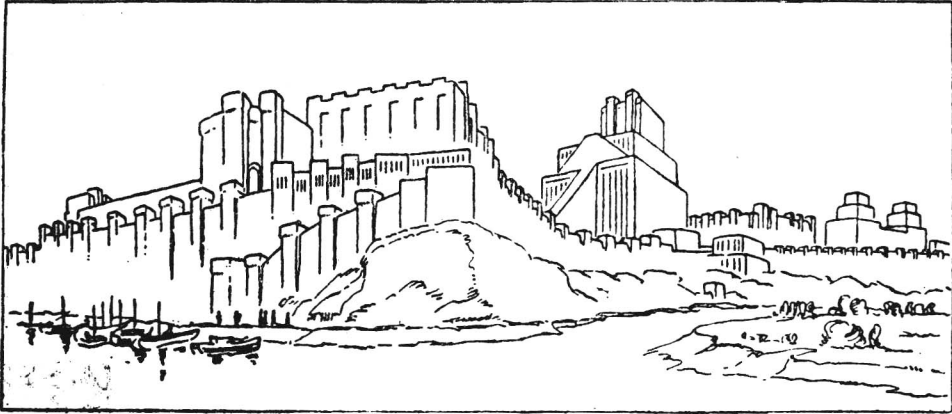
插圖七 亞述爾城遺址平面圖

Fig. 7. The Plan of the Site of Assyria.

18, 19)；均在雙壇附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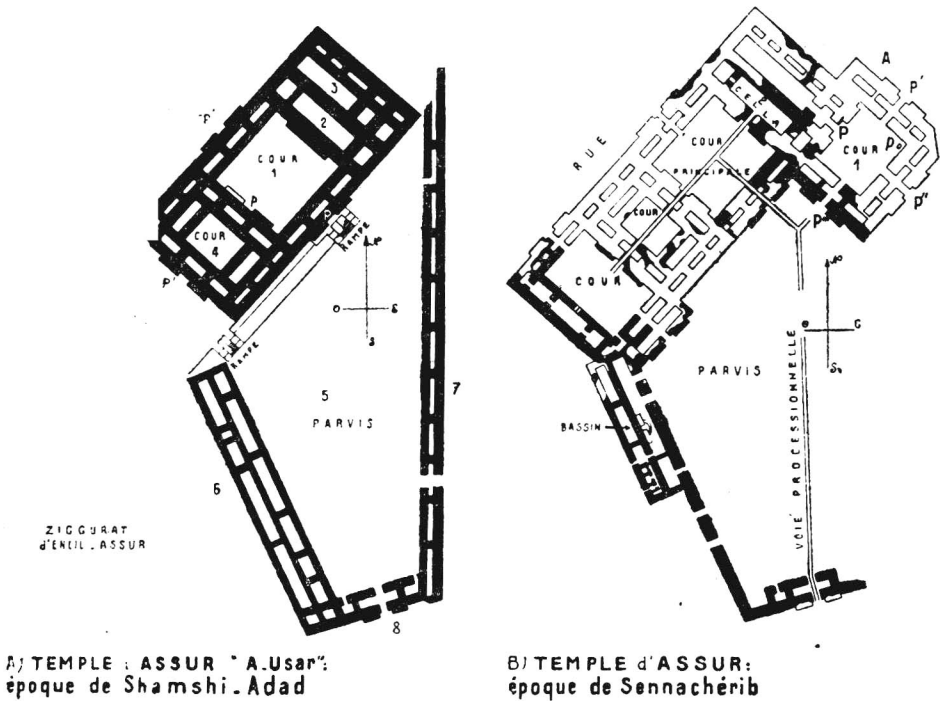
(三)吾爾大壇

吾爾 (Ur) 城遺址在巴比倫之南一百四十英里，幼發拉替現在河床之南六哩，當 Baghdad-Basra 鐵路 Ur 連接站祇有二哩距離。古代幼發拉替河經吾爾城西，近幼發拉替和替格里斯的合流處，位於阿拉伯沙漠邊緣小山上。地當兩河交通之要



插圖八 亞述爾城的 ziggurats

Fig. 8. The Ziggurats of Assyria.



插圖九 亞述爾城的寺廟

Fig. 9. The Temples of Assyria.